

# 主編室的話—細描關係中的辯證發展

劉淑慧、孫頌賢

誠如華嚴經云：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」，再如維摩詰所說經云：「須彌藏芥子，芥子納須彌」，在物理學界有 David Bohm 的全息理論 (holographic theory)：「整體存在於每一部份」(楊憲東，2013)，在心理學界則有 Richard Shweder (1998) 提出的「一種心智，多種心態；普世主義，考量分殊」(One mind, many mentalities; universalism without uniformity) (引自黃光國，2011)，關係，不僅是華人關注的焦點，也是人類的重要議題，是華人心理學者可以從文化中汲取並貢獻給世界心理學界的智慧。

易經辯證思考是華人的註冊商標，「物極必反」、「禍福相倚」、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等觀點，幾乎已經成為華人日常生活中的常識。而且，這樣的華人智慧已經陸續被 Jung 的分析心理治療、辯證行為治療、第二波正向心理學以及生涯發展的脈絡行為理論等援用 (Liu, Hung, Peng, Chang, & Lu, 2016)。

這樣的辯證發展其實已經呈現在兩千多年的人類社會發展中。在華人社會，當初孔子闡述的倫理思想是以內聖外王、忠恕之道為宗，凸顯出以群體或關係為重的倫理價值。漢武帝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不但讓儒家倫理價值滲入社會各個階層、各個面向，形成華人關係中的良善品質，也讓倫理生活跟封建統治糾纏不清，漸漸演化出吃人禮教、鄉愿壓迫等惡劣品質。難怪，西風東漸之後，尊重個人主體性的思潮大受鼓吹。發展至今，遂有楊國樞、劉奕蘭、張淑慧、王琳 (2010) 提出雙文化自我理論。

反觀歐美地區，中世紀其實也是集體主義擅場的時代，代代相傳數百年後，走上極端，原先作為疏通情緒與經驗管道的教堂與社區組織，反而打壓了個人生命力。到了十四、十五世紀，文藝復興運動興起，以個人主義、理性主義挑戰原先的集體主義。而今，又過了數百年，個人主義同樣走上極端，弊病盡現，於是後現代興起，開始重新關注人我連結、處境脈絡、多元建構 (Sampson, 1989)。

綜此，無獨有偶地，當今的華人社會和歐美地區，都出現現代與後現代辯證發展、同步關注個人與關係的新趨勢。這一期的五篇研究從多元角度探索生活世界中的華人關係，主要針對朋友、密友、家人等情感關係，探討的議題跨越整個關係發展歷程，包括建立、調適、轉化與結束等。

其中，有兩篇量化研究將東西文化在關係上的特性進行對比分析。張仁和、林宣旭、黃金蘭、林以正的系列性量表修訂研究中，將關愛照顧他人與維持自我形象兩種人際目標進行對比分析，發現關注個人形象者，較傾向表現負向心理調適以及情緒性的自我批評，相對地，關係取向的關愛目標則可預測正向心理調適以及建設性的自我批評，突顯出東方文化在關注自我與他人連結上的差異 (以下簡稱「關愛與形象」一文)。陳家鳳、林惠雅、蕭英玲的新手父母縱貫性研究，則將親職參與 (親子軸) 和婚姻滿意度 (夫妻軸) 做連結，比較夫妻兩性在第一個孩子報到前後的變化趨勢，發現男性會因為生育前的婚姻滿意度而有更多的親職參與，女性則會受生育後親職參與程度的影響，而降低夫妻親密互動與婚姻

滿意度（以下簡稱「新手父母」一文）。

另外三篇質性研究則針對 21 世紀的新興關係議題做深入描述，同時也細描出不同關係中正反意義的辯證發展。田瑋茵、施香如描述出在網路世界的匿名性與去現實連結的獨特性下，可觀察到網路親密友誼發展同時具有挑戰與優勢的特性，既讓網友們彼此觀望、防備、疏離、測試，也讓他們更有機會積極主動且安心地開放私密或脆弱的自我。蔡佳容、蔡榮順、李佩怡描述出失智患者的失能，如何讓家庭照顧者經驗痛苦與成長，這些照顧者不僅糾結在照顧負荷之中，有無知、無力、不安、失落和拉扯等痛苦，也有重新連結、體貼照顧、珍惜相伴、承擔責任、了悟生死等成長，他們學會重新開展社會角色中的「義務」關係（無條件的積極義務），也學會投入去社會角色的「我—汝」關係（無所求的愛與慈悲）。謝文宜在 67 位女同志訪談的豐厚資料基礎上，描述出同志伴侶的非主流甚至污名化經驗中，如何走出不一樣的分手經驗與歷程，無法浮出檯面的伴侶關係，構成同志社交圈的限縮，既使得同志在分手後不易向家人親友揭露傷痛與尋求支持，也促使同志轉向在較友善的同志社群中尋求連結，甚至促成同志舊情人形同「類親屬」關係，成為另一種情感支持的來源。

這些研究反映出蘊含在關係建立與調適中的辯證發展。網路友誼在特殊的網路世界中經驗著限制與優勢之辯證發展；失智家庭照顧者在社會角色與去社會角色間辯證發展，也在痛苦與成長中辯證發展；女同志在污名化中呈現出痛苦與成長辯證發展。質性研究呈現出的辯證現象，讓我們不禁好奇，如果「關愛與形象」一文，探究的是較有對稱張力的照顧他人與自我獨立，或者維持他人喜愛和維持自我形象，是否也會呈現出辯證發展呢？此外，如果「新手父母」一文，探究的不只是第一個孩子報到後的一、二年，而是更長的三、五年、八、九年，照顧孩子的負荷是否也會帶來親職參與婚姻關係之間的辯證發展呢？

辯證發展或許正是全息理論的具象展現之一，呈現出「一花一世界」的部分樣貌。要想更貼切而細膩地描述這些現象，量化研究需要更多突破線性統計模式的理論和分析方法，質性研究也需要更多超越內容分析的形式分析方法。此外，華人辯證哲學或許也可以激發更多靈感，期待這一期的五篇研究是個起點，激發出更多更具方法嚴謹性與理論細緻度的關係論述研究。

## 參考文獻

- 黃光國 (2011)。論「含攝文化的心理學」。《本土心理學研究》，36，79-110。doi:10.6254/2011.36.79
- 楊國樞、劉奕蘭、張淑慧、王琳 (2010)。華人雙文化自我的個體發展階段理論建構的嘗試。《中華心理學刊》，52(2)，113-132。
- 楊憲東 (2013)。一沙一世界，剎那即永恆：自然界中的隱藏維度。《宗教哲學季刊》，63，1-18。
- Liu, S., Hung, J., Peng, H., Chang, C., & Lu, Y. (2016). Virtue Existential Career Model: A Dialectic and Integrative Approach Echoing Eastern Philosophy. *Frontiers in Psychology*, 7:1761. doi: 10.3389/fpsyg.2016.01761
- Sampson, E. E. (1989).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hange for psychology: Globalization and psychology's theory of the person. *American Psychologist*, 44(6), 914-924.